

初中语文贵州“村超”项目化学习设计与思考

蒋安琪 蒋建军

二、创设真实项目情境，建构概念群，确立问题式任务链设计逻辑

大部分学生并未到过村超现场，但由于村超火爆全国，学生都有强烈的自豪感。据此，我们设计的项目情境为：我校将举办“多彩贵州风、活力村超情”校园文化节。本班承担“村超现象深度解读”展板的设计与制作任务。最终成果需以图文并茂的展板形式，向全校师生回答核心问题（项目总任务）——“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

在大概念确定的同时，实际上也已经锁定了两个核心概念。一是现象层面的“地方性叙事”，这是根植于特定地域、文化、人群的独特故事和表达方式，是学生感知和描写的对象。另一个是“普遍性共鸣”，是能够跨越地域和文化界限，引发人类似共同情感体验内核，这是需要引导学生分析和提炼的深层价值。这两个从大概念衍生出来的核心概念，又向下统领了乡土景观、民族元素、日常生活、草根人物、民间语言、足球运动的本真快乐、集体荣誉感、乡土认同、对纯粹精神的向往等子概念，构成了本项目化学习的概念群。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本项目学习是以李松林教授所提出的基于大概念的“中介者模式”为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操作模式需先从不概念和核心概念中建构核心问题，再从子概念群中引出子问题（学习任务）。因而在“贵州村超”独特的地方性表达，为何能引发我们乃至全国人民的深度共鸣？”这一核心问题之下，就必须设计引导学生学习的问题式任务群（任务链）。我们设计问题式任务链的逻辑为先聚焦现象，其次聚焦刻画，然后再由浅及深地探究内涵，并以此引领整个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施。

人工智能辅助县域小学音乐教学实践研究——以湘艺版音乐教材一年级下册《小白船》教学为例

刘义娟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基础教育领域的逐步普及，各类智能音乐教学工具不断涌现，为县域小学音乐教学发展提供了可行方案。本文结合一线教学实际，探究人工智能与音乐课堂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解决县域音乐教育的实际难题，对推动县域美育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县域小学音乐教学的特征与现状问题

县级行政区是基础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阵地，也是区域基础教育治理和落实国家各项教育政策的重要主体。音乐教育以其本身对学生审美素养发展的重要性，在义务教育阶段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县域小学音乐教学呈现出几个特征：文化资源的特性与开发能力薄弱并存、硬件设备的达标化与应用低效能并存、政策重视与实践表象并存和教学群体的多元化与音乐基础的两极化并存。结合特征分析，当前县域小学音乐教学主要存在三个现状问题。一是师资队伍的不与教学多样性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硬件层面的达标与资源利用低效之间的矛盾。三是学生层面精神高需求与课堂评价不匹配之间的矛盾。

二、人工智能赋能县域小学音乐教学的现实价值

（一）弥补教学资源短板
传统资源配置受限于地理空间阻隔与行政层级约束，形成“重城轻乡”的刚性路径依赖，拓展性教学资源严重不足。区块链赋能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可构建透明化资源共享网络，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记录资源权属与流转路径，从制度层面消除资源分配的信息不对称，奠定城乡资源互信共享的信任基础。

（二）适配教师教学能力
县域小学音乐教师日常教学任务繁杂，信息化教学能力普遍不高。当下面向基础教育的AI音乐教学工具，大多操作简单、界面易懂，无需专业技术功底就能快速上手，比如一键式AI伴奏、简易音准测评、自动谱件生成等功能，大幅降低了智能教学的使用门槛，能轻松适配县域小学音乐教师的教学能力水平，助力教师优化课堂教学流程。

（三）优化课堂教学反馈
县域小学音乐教师往往身兼数职，备课教研时间有限。而AI能够实时捕捉学生演唱时的音准、节奏等数据，并以可视化图形即时呈现，帮助教师精准定位个体问题，同时让学生“看见”自己的表现，从而将传统教学中模糊的“凭感觉唱”转变为清晰的具体反馈。

三、人工智能融入县域小学音乐课堂的应用困境

（一）技术应用脱嵌

思政元素融入高中语文“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任务群的两条教学策略

王庚云

摘要：在当前思政元素融入高中语文的“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任务群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思政元素标签化、学生情感隔阂、资源丰富性与开发不足、理论研究基础不同、课堂教学融入研究匮乏、思政元素融入高中语文“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任务群的研究有限、策略有欠缺、育人功能存在短板等问题，基于此，笔者提出两条策略。

一、厘清部编篇目，推行境脉实践

（一）厘清部编教材有关篇目
笔者多次研究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参考有关研究，笔者认为有关“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任务群的课文共计35篇，具体如下：

1.必修上册/下册（17篇）
（1）必修上册（12篇），有《沁园春·长沙》《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沁园春·长沙》《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哦，香雪》《喜看稻菀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探界者”钟杨》《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反对党八股》《拿来主义》。
（2）必修下册（5篇），有《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与妻书》《祝福》。
2.选择性必修上/下/册（18篇）
（1）选择性必修上册（5篇），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长征胜利万岁》《大战中的插曲》《别了，“不列颠尼亚”》《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2）选择性必修中册（10篇），有《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改造我们的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包身工》《荷花淀》《小二黑结婚》《党费》。
（3）选择性必修下册（3篇），有《阿Q正传（节选）》《大堰河，我的保姆》《茶馆》。

（二）推行“境脉”本土实践
开展思政元素融入高中语文文法任务群教学策略的研究，“境脉双驱”是可行策略。1.“境”强调情境创设，从个人体验、社会生活、学科认知三个层次入手，

部分县城小学音乐教师对人工智能与音乐教学融合的认知不足，要么将智能设备当作普通多媒体工具；要么因缺乏专项培训，不会操作智能教学工具，无法发挥人工智能的教学赋能作用。而这正是阻碍人工智能与音乐教学深度融合的最大障碍。要想破解这一问题只有从提升教师数字技术素养方面入手，通过专业技能和认知水平的提升来解决教师在技术应用层面的障碍。

（二）缺乏本土素材
市面上的AI音乐教学资源多以城市学生学情为基础设计，专业术语多，与县城小学生的认知水平、生活实际脱节；同时贴合县城本土文化专属教学资源极少，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对本土文化底蕴、特色及历史传统的资源挖掘不足，教育资源碎片化、教育活动同质化严重；另一方面，教育供给与本地学生的发展需求难以精准匹配，教育体系建设较为滞后。

（三）治理机制落后
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教育与情感熏陶，部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过度依赖AI伴奏、智能打分等技术手段，忽视了师生情感互动，让音乐课堂失去人文温度，背离了育人本质。将人工智能融入初中音乐课堂教学中要遵循教学内容与教学交融原则。教师不能完全照搬人工智能提供的内容，而应根据实际，有选择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确保技术服务于教学目标，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四、人工智能辅助《小白船》教学的实践案例

本研究以湘艺版音乐教材一年级下册《小白船》一课为例，选取瓮安一小一年级（3）班共45名学生为实践对象，尝试将人工智能工具融入歌唱教学的全流程。选取该课例主要因为《小白船》旋律优美流畅，三拍子韵律感强，歌词描绘月亮、白云、玉兔等意象，画面感丰富。利用AI生成画面与伴奏能生动创设情境，帮助学生直观感受节拍与音高，提升低年级歌唱教学的趣味性

与精准度。首先是课前准备环节，教师利用智能工具生成伴奏，输入《小白船》的简谱及三拍子律要求，产出优美的伴奏和旋律，并导出为课堂音频文件。同时，借助豆包等大模型动画生成图片，输入小白船、月亮等关键词，自动生成30秒夜间幽静动画，用于前期课堂导入。接着在课中实施环节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智能技术生成的夜间动画为课堂情景引入部分，及时播放优美伴奏，教师在歌唱的同时引导学生随音乐律动，初步感知三拍子的韵律。紧接着教师对学生的学唱进行反馈，学生跟唱伴奏学唱，教师开启集体音准偏差时，智能系统自动纠正，教师随即针对该乐句进行重点提示。第三步，学生即时学唱表演，教师切换至无提示伴奏，引导学生用温和情绪演唱，

部分县城小学音乐教师对人工智能与音乐教学融合的认知不足，要么将智能设备当作普通多媒体工具；要么因缺乏专项培训，不会操作智能教学工具，无法发挥人工智能的教学赋能作用。而这正是阻碍人工智能与音乐教学深度融合的最大障碍。要想破解这一问题只有从提升教师数字技术素养方面入手，通过专业技能和认知水平的提升来解决教师在技术应用层面的障碍。

（二）缺乏本土素材
市面上的AI音乐教学资源多以城市学生学情为基础设计，专业术语多，与县城小学生的认知水平、生活实际脱节；同时贴合县城本土文化专属教学资源极少，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对本土文化底蕴、特色及历史传统的资源挖掘不足，教育资源碎片化、教育活动同质化严重；另一方面，教育供给与本地学生的发展需求难以精准匹配，教育体系建设较为滞后。

（三）治理机制落后
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教育与情感熏陶，部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过度依赖AI伴奏、智能打分等技术手段，忽视了师生情感互动，让音乐课堂失去人文温度，背离了育人本质。将人工智能融入初中音乐课堂教学中要遵循教学内容与教学交融原则。教师不能完全照搬人工智能提供的内容，而应根据实际，有选择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确保技术服务于教学目标，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四）思政元素融入高中语文“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任务群的两条教学策略
1.“境”强调情境创设，从个人体验、社会生活、学科认知三个层次入手，

部分县城小学音乐教师对人工智能与音乐教学融合的认知不足，要么将智能设备当作普通多媒体工具；要么因缺乏专项培训，不会操作智能教学工具，无法发挥人工智能的教学赋能作用。而这正是阻碍人工智能与音乐教学深度融合的最大障碍。要想破解这一问题只有从提升教师数字技术素养方面入手，通过专业技能和认知水平的提升来解决教师在技术应用层面的障碍。

（二）缺乏本土素材
市面上的AI音乐教学资源多以城市学生学情为基础设计，专业术语多，与县城小学生的认知水平、生活实际脱节；同时贴合县城本土文化专属教学资源极少，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对本土文化底蕴、特色及历史传统的资源挖掘不足，教育资源碎片化、教育活动同质化严重；另一方面，教育供给与本地学生的发展需求难以精准匹配，教育体系建设较为滞后。

（三）治理机制落后
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教育与情感熏陶，部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过度依赖AI伴奏、智能打分等技术手段，忽视了师生情感互动，让音乐课堂失去人文温度，背离了育人本质。将人工智能融入初中音乐课堂教学中要遵循教学内容与教学交融原则。教师不能完全照搬人工智能提供的内容，而应根据实际，有选择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确保技术服务于教学目标，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四）思政元素融入高中语文“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任务群的两条教学策略
1.“境”强调情境创设，从个人体验、社会生活、学科认知三个层次入手，

部分县城小学音乐教师对人工智能与音乐教学融合的认知不足，要么将智能设备当作普通多媒体工具；要么因缺乏专项培训，不会操作智能教学工具，无法发挥人工智能的教学赋能作用。而这正是阻碍人工智能与音乐教学深度融合的最大障碍。要想破解这一问题只有从提升教师数字技术素养方面入手，通过专业技能和认知水平的提升来解决教师在技术应用层面的障碍。

（二）缺乏本土素材
市面上的AI音乐教学资源多以城市学生学情为基础设计，专业术语多，与县城小学生的认知水平、生活实际脱节；同时贴合县城本土文化专属教学资源极少，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对本土文化底蕴、特色及历史传统的资源挖掘不足，教育资源碎片化、教育活动同质化严重；另一方面，教育供给与本地学生的发展需求难以精准匹配，教育体系建设较为滞后。

AI根据全体学生节奏整齐度和歌词的准确度，直观展示哪一段演唱最富有情感。最后的课后延伸环节，AI系统对课堂录音进行自动分析，生成学情报告，标注出全班掌握较好的乐句与困难乐句，为下一课时的复习巩固提供数据依据。

实践证明，AI辅助使《小白船》一课中小学生的节奏准确率有较高提升，课堂参与度明显提高，且教师能够腾出更多时间关注学生的情感表达而非反复纠正音准问题。

五、人工智能融合县域小学音乐教学的实践策略

（一）提升教师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针对县域小学教学中数字技术应用脱嵌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从教师本身综合素养的提升入手。当前县域小学教师大多对人工智能系统或软件存在畏难情绪，这是县域学校的一个普遍问题。而畏惧心理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教师缺乏对当前相对成熟的教学智能技术的认知、认同与运用。因此需要提升教师数字技术素养、循序渐进推进培养工作。教师数字技术素养的提升不能单靠教师群体，需要县域内各主体的协同配合，搭建起完善且有效的培养体系，为学生艺术素养的提升作出良好的辅垫。

（二）整合县城本土特色音乐资源
优质数字资源匮乏且缺乏本土特色的困境在多数县城音乐教学中都有所体现，可以通过师生共创的方式破局。具体做法是，音乐教师带领学生一起采集身边的本土声音素材，例如本地民族歌谣、方言的叫卖等用手机录制成简短音频。随后教师利用工具将这些素材与教材歌曲进行融合，生成带有本地味道的伴奏。当然学校也可整理出一个本土音乐资源包，搭建数字平台在县域乃至区区内共享，逐步形成一套本土的数字教学资源库。

（三）健全人工智能治理规范机制
为防止数字技术的滥用和教师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需要健全人工智能治理的规范机制。一是明确AI应用边界。县域小学应结合实际制定辅助教学的使用指南，区分哪些环节适合使用智能工具、哪些环节应保持教师的主导。二是保护师生数据隐私。AI工具在课内与课外收集数据过程中，可能涉及敏感内容。学校应规范音频的使用。三是合理运用课堂反馈。AI提供的实时反馈应服务于教师的即时教学决策，而非直接呈现给学生造成焦虑。

人工智能为县域小学音乐教学破解资源、师资、教学模式等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在提升教学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将通过科技与教学的深度融合，不断优化音乐课堂教学，让每一位县城小学生感受到音乐魅力，提升艺术素养，推动县域小学音乐美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瓮安一小）

摘要：在“大融合、大发展”的理念下，基于大概念的项目化学习，以其能促进学生自主发现与思考的显著效果，为初中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理念、路径和方法。本设计通过以“贵州村超”为素材的项目化学习，试图对初中语文教学改革进行本土化探索的同时，也拓宽课程思政化的实践路径。

一、围绕核心素养，提炼大概念

大概念是居于学科中心地位、反映学科的本质、能实现知识与思维的高通路迁移（2022年版）所强调的核心素养导向，旨在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和审美创造的综合素养。选择“贵州村超”这一本土火热的文化现象作为学习素材，本身就是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而项目化学习所倡导的“在真实情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理念，与课标要求的“增强课程实施的情境性和实践性”高度契合，为学生提供了运用语言、发展思维、进行审美鉴赏与创造的真实实践场域。

其次，本项目的大概念也源于对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的深度解读与整合。统编版教材高度重视“立德树人”与“家国情怀”的培养，编写了大量关于民俗风情、地方文化、人物精神的人文主题单元，如七年级上册的“民俗风情”、八年级下册的“身边的文化遗产”综合性学习等。但教材内容如何与学生的本土生活经验产生深刻联结，成为了教学设计的难点之一。本项目力图将记叙文写作、细节描写、多角度观察、对比分析等语文知识视为“工具”，将“村超”视为运用这些工具的“情境”，实现了教材知识在真实任务中的“活化”与“迁移”。如七年级学习的《社戏》中对民间戏剧活动的生动描绘，其写作技巧可迁移至对“村超”赛场氛围的描写；八年级学习的《安塞腰鼓》中对地方文化生命力的赞颂，其情感内核可与对“村超”文化价值的探讨相呼应等。

为了使学生的能够将所学过的关于写作的零散知识与技能聚合在一起，我们提炼大概念的具体思路是：把“贵州村超”视为由各种具体细节、现象构成的文本素材，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观察、叙事、描写的写作，视为工具。因而最终将此项目的大概念确定为：“贵州村超”现象的火爆，是其鲜活的地方性叙事与人类普遍的体育情感、乡土情感产生共鸣的结果。这个大概念，一方面整合了语文科的核心技能“深度观察与多维度叙事”，即如何读懂、讲好一个复杂故事；另一方面也整合了“地方特色与人类共情的张力”这个“村超现象”的核心魅力。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高阶思维支架，让他们在“描写村超热闹”的低阶目标之上，树立起“探究其为何能引起广泛共鸣”的高阶目标。

为了使学生的能够将所学过的关于写作的零散知识与技能聚合在一起，我们提炼大概念的具体思路是：把“贵州村超”视为由各种具体细节、现象构成的文本素材，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观察、叙事、描写的写作，视为工具。因而最终将此项目的大概念确定为：“贵州村超”现象的火爆，是其鲜活的地方性叙事与人类普遍的体育情感、乡土情感产生共鸣的结果。这个大概念，一方面整合了语文科的核心技能“深度观察与多维度叙事”，即如何读懂、讲好一个复杂故事；另一方面也整合了“地方特色与人类共情的张力”这个“村超现象”的核心魅力。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高阶思维支架，让他们在“描写村超热闹”的低阶目标之上，树立起“探究其为何能引起广泛共鸣”的高阶目标。

为了使学生的能够将所学过的关于写作的零散知识与技能聚合在一起，我们提炼大概念的具体思路是：把“贵州村超”视为由各种具体细节、现象构成的文本素材，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观察、叙事、描写的写作，视为工具。因而最终将此项目的大概念确定为：“贵州村超”现象的火爆，是其鲜活的地方性叙事与人类普遍的体育情感、乡土情感产生共鸣的结果。这个大概念，一方面整合了语文科的核心技能“深度观察与多维度叙事”，即如何读懂、讲好一个复杂故事；另一方面也整合了“地方特色与人类共情的张力”这个“村超现象”的核心魅力。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高阶思维支架，让他们在“描写村超热闹”的低阶目标之上，树立起“探究其为何能引起广泛共鸣”的高阶目标。

为了使学生的能够将所学过的关于写作的零散知识与技能聚合在一起，我们提炼大概念的具体思路是：把“贵州村超”视为由各种具体细节、现象构成的文本素材，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观察、叙事、描写的写作，视为工具。因而最终将此项目的大概念确定为：“贵州村超”现象的火爆，是其鲜活的地方性叙事与人类普遍的体育情感、乡土情感产生共鸣的结果。这个大概念，一方面整合了语文科的核心技能“深度观察与多维度叙事”，即如何读懂、讲好一个复杂故事；另一方面也整合了“地方特色与人类共情的张力”这个“村超现象”的核心魅力。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高阶思维支架，让他们在“描写村超热闹”的低阶目标之上，树立起“探究其为何能引起广泛共鸣”的高阶目标。

为了使学生的能够将所学过的关于写作的零散知识与技能聚合在一起，我们提炼大概念的具体思路是：把“贵州村超”视为由各种具体细节、现象构成的文本素材，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观察、叙事、描写的写作，视为工具。因而最终将此项目的大概念确定为：“贵州村超”现象的火爆，是其鲜活的地方性叙事与人类普遍的体育情感、乡土情感产生共鸣的结果。这个大概念，一方面整合了语文科的核心技能“深度观察与多维度叙事”，即如何读懂、讲好一个复杂故事；另一方面也整合了“地方特色与人类共情的张力”这个“村超现象”的核心魅力。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高阶思维支架，让他们在“描写村超热闹”的低阶目标之上，树立起“探究其为何能引起广泛共鸣”的高阶目标。

为了使学生的能够将所学过的关于写作的零散知识与技能聚合在一起，我们提炼大概念的具体思路是：把“贵州村超”视为由各种具体细节、现象构成的文本素材，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观察、叙事、描写的写作，视为工具。因而最终将此项目的大概念确定为：“贵州村超”现象的火爆，是其鲜活的地方性叙事与人类普遍的体育情感、乡土情感产生共鸣的结果。这个大概念，一方面整合了语文科的核心技能“深度观察与多维度叙事”，即如何读懂、讲好一个复杂故事；另一方面也整合了“地方特色与人类共情的张力”这个“村超现象”的核心魅力。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高阶思维支架，让他们在“描写村超热闹”的低阶目标之上，树立起“探究其为何能引起广泛共鸣”的高阶目标。

为了使学生的能够将所学过的关于写作的零散知识与技能聚合在一起，我们提炼大概念的具体思路是：把“贵州村超”视为由各种具体细节、现象构成的文本素材，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观察、叙事、描写的写作，视为工具。因而最终将此项目的大概念确定为：“贵州村超”现象的火爆，是其鲜活的地方性叙事与人类普遍的体育情感、乡土情感产生共鸣的结果。这个大概念，一方面整合了语文科的核心技能“深度观察与多维度叙事”，即如何读懂、讲好一个复杂故事；另一方面也整合了“地方特色与人类共情的张力”这个“村超现象”的核心魅力。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高阶思维支架，让他们在“描写村超热闹”的低阶目标之上，树立起“探究其为何能引起广泛共鸣”的高阶目标。

为了使学生的能够将所学过的关于写作的零散知识与技能聚合在一起，我们提炼大概念的具体思路是：把“贵州村超”视为由各种具体细节、现象构成的文本素材，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观察、叙事、描写的写作，视为工具。因而最终将此项目的大概念确定为：“贵州村超”现象的火爆，是其鲜活的地方性叙事与人类普遍的体育情感、乡土情感产生共鸣的结果。这个大概念，一方面整合了语文科的核心技能“深度观察与多维度叙事”，即如何读懂、讲好一个复杂故事；另一方面也整合了“地方特色与人类共情的张力”这个“村超现象”的核心魅力。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高阶思维支架，让他们在“描写村超热闹”的低阶目标之上，树立起“探究其为何能引起广泛共鸣”的高阶目标。

为了使学生的能够将所学过的关于写作的零散知识与技能聚合在一起，我们提炼大概念的具体思路是：把“贵州村超”视为由各种具体细节、现象构成的文本素材，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观察、叙事、描写的写作，视为工具。因而最终将此项目的大概念确定为：“贵州村超”现象的火爆，是其鲜活的地方性叙事与人类普遍的体育情感、乡土情感产生共鸣的结果。这个大概念，一方面整合了语文科的核心技能“深度观察与多维度叙事”，即如何读懂、讲好一个复杂故事；另一方面也整合了“地方特色与人类共情的张力”这个“村超现象”的核心魅力。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高阶思维支架，让他们在“描写村超热闹”的低阶目标之上，树立起“探究其为何能引起广泛共鸣”的高阶目标。

为了使学生的能够将所学过的关于写作的零散知识与技能聚合在一起，我们提炼大概念的具体思路是：把“贵州村超”视为由各种具体细节、现象构成的文本素材，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观察、叙事